

毛

詩

要

義

魏鶴山先生毛詩要義三十六卷為

文淵閣著錄所未及道光間儀徵相國採進遺  
書亦未之見上海郁恭峰氏乃蒐雅曹棟  
亭舊存宗槧于嘉興士家海內更無第  
二本遂卓為宜稼堂數十宗槧之冠蓋  
同治乙丑五月來滬上珍重假讀心神開曠  
百慮盡消斷推以游第一快事友芝夙者  
詳校毛詩疏于乾嘉諸老所舉中外舊

本異同一：甄錄唯未及焉義本他異  
必為滄姓必換以來至已假細校通乃  
不虛以眼福也獨山莫友芝

宋魏在先生生於理宗嘉熙元年丁酉  
以權工部侍郎忤時相謫靖州叙九經  
臣疏刪繁去蕪為要義百六十三卷宋  
史藝文志亦載其書當時陳鼎兩家著  
錄厥稱浩博亦不及載則此書之少可  
多見矣 欽定四庫全書只載周魯儀  
禮為是今帙尚書春秋皆能定本直據  
州阮氏遺稿尚書三卷春秋四庫所錄之  
卷又禮記廿一卷首錄曲禮上下兩卷其  
餘四經竟多從左疏矣至辰仲嘉善遂  
江聲不惜重價購得家藏毛筠要義

首尾完整觸手如新西晉栳亭李德裕  
首列目錄次爲序又次爲卷第卷第  
二五六七十二至七等卷分宋子目の卷及十  
十九卷分宋子目下子目也故均作一卷經子目系  
序牙三三卷原誤之下古者之掬直希世  
之秘及也也體裁與周名等相同有與  
號者連文而高義取三則者列也故目  
于看上不致分列於原文錄標目之尤有  
間當當傳等造辭博與孔氏因新經等  
書而正其於地理名物處不亦按曲引  
以資致極也源載地經因亦按曲引

揚其質，領以經史傳箋，而網羅其西自有  
條不紊，局於記誦，詢法經者，不可也。之書  
皆山所輯，者是當時善本，必與今本以  
之，本方有，而異日再為細校，正其始末，遠  
憾，邦城金史藏有宋本禮記音兩卷，即  
阮氏所錄之帙，當治而從中為書，治二  
禮五經皆成，定有真方快事也。遂以席  
豐履厚，而亦以他好繁心，惟古人秘笈，推  
不遺餘力，是可有已。今擬購何某書，名者  
曰好漢教百年古籍，晦而後定，實有切於  
藝林，豈非解者，因為讀也。錦玉齋

毛詩要義目錄

譜序

鄭詩  
南召

卷一上

關雎葛覃

卷一下

卷耳至騶虞

卷二上

邶鄘衛譜

邶柏舟至匏有苦葉

卷二下

谷風至  
子葉舟

卷三

鄒柏舟至  
衛木瓜

卷四上

王城譜

王黍離至  
丘中有麻

卷四中

鄭譜

鄭緇衣至  
清人

卷四下

羔裘至  
漆洧



卷五上

齊譜

齊鷄鳴至猗嗟

卷五下

魏譜

魏葛屨至碩鼠

卷六上

唐譜

唐蟋蟀至采苓

卷六下

秦譜

秦車鄰至權輿

卷七

陳譜

陳宛丘至曹下泉

卷八

函譜

函七月至狼跋

卷九

大小雅譜

小雅鹿鳴至南陔等

卷十

南有嘉魚至吉日

卷十一

鴻鴈至無羊

卷十二上

節南山至十月之交

卷十二下

雨無正至卷伯

卷十三上

谷風至小明

卷十三下

鼓鐘至信南山

卷十四上

甫田至桑扈

卷十四下

鴛鴦至賓之初筵

卷十五上

魚藻至黍苗

卷十五下

隰桑至何草不黃

卷十六上

大雅文王至思齊

卷十六下

皇矣至文王有聲

卷十七上

生民至假樂

卷十七下

公劉至板

卷十八上

蕩至桑柔

卷十八中

雲漢至蒸民

卷十八下

韓奕至召旻

卷十九上

周頌譜

清廟至思文

卷十九中

臣工至武

卷十九下

閔予小子至般

卷二十上

魯頌譜

駟至閼宮

卷二十下

商頌譜

那至殷武

毛詩要義目錄終

毛詩講序

正義始正觀中命孔穎達永徽上成書

上五經正義表臣無忌等言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宏才碩學名振當時貞觀年中奉詔脩撰雖加討覈尚有未周爰降絲綸更令刊定勅太尉揚州都督監脩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無忌等上稟宸旨傍撫群書筆削已了繕寫如前謹以上聞伏增戰越謹言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三 歷代諸儒義疏自由毛訖二劉

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  
績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  
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  
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王綏何胤舒瑗劉軌  
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  
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纒於千里固諸儒之  
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  
今奉勅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

輟部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  
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至急未免勤其會同時  
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甘於所簡唯意存於曲  
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世取大夫行大學博士  
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宦齊威等對共  
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奏勅與前脩疏人  
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  
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晉暉等對勅使趙  
弘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

詩之名未知何代詩有二訓

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無先此者故言  
詩之道也放於此乎猶言適於此也放於此乎  
隱二年公羊傳文言放於此者謂全誦美譏過  
之詩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謳歌始於此也益稷  
稱舜去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  
則威之彼說舜誡羣臣使之用詩是用詩規諫  
舜時已然其名曰詩未知何代雖於舜世始見  
詩名其名必不初稱舜時也名為詩者內則說

負子之禮云詩負之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  
題辭云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澹爲心思慮爲  
志詩者爲言志也詩緯含神霧云詩者持也然  
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  
惡述己志而作詩爲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  
隊故一名而三訓也

詩譜序疏

**四**鄭以泰誓語稱文武今無此文

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  
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正義曰泰誓說武王伐

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  
有居言民得聖人爲父母必將有明政有安居  
文武道同故并言之

**四**鄭意風雅定於孔子前孔子定變風雅

正詩昔武王采得之後及成王即政之初於時  
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大師以爲常樂非孔子有  
去取也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  
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

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燕禮周樂  
與鄉飲酒文同唯采蘋越草蟲之篇其餘在於  
今詩悉皆次比又左傳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  
聘於晉晉人爲之歌文王大明綿又歌鹿鳴四  
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  
次比非孔子定之故譜於此不言孔子其變風  
變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錄之春官  
大師職鄭司農注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  
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

曰爲之歌邶鄘衛風乎又爲之歌小雅大雅又爲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司農之意亦與鄭同以爲風雅先定非孔子爲之襄二十九年左傳服虔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爲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此說非也六詩之目見於周禮豈由孔子始定其名乎儀

禮歌召南三篇越乎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詩在  
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愛  
心之言故不用爲常樂耳

●變風齊衛爲先當周夷懿王時

變風之作齊衛爲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  
夷王故先言此也莊四年公羊傳曰齊哀公享  
于周紀侯譜之徐廣以爲周夷王享之鄭知懿  
王者以齊世家云周亨哀公而立其弟靖爲胡  
公當夷王之時哀公弟山殺胡公而自立言



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  
受譜耳人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  
言孝主有大罪惡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  
詩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譜矣本  
紀言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鷄鳴之詩作  
乎是以知享之者懿王也衛世家云貞伯卒子  
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衛侯是衛  
頃公當夷王時

七 五霸或作五伯鄭云霸末謂威文

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當  
誰罰紀綱絕矣正義曰此言周室極衰之後不  
復有詩之意五霸之字或作五伯成二年在傳  
云五伯之霸也中候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  
子之事也然則言伯者長也謂與諸侯爲長也  
五伯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諸侯之強者以把  
天子之事與諸侯爲長三代共有五人服虔云  
五伯謂夏伯曰昆吾商伯大彭豷韋周伯齊桓晉  
文也知者鄭語注云祝融之後昆吾爲夏伯矣

大彭豳韋爲商伯矣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云文之伯也是五者爲霸之文也此言五霸之末正謂周代之霸齊桓晉文之後明其不在夏殷之霸也齊晉最居其末故言五霸之末耳

●變風齊邶爲先陳在後變雅邶其間

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正義曰懿王時詩齊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爲其

九

其記孔

子錄詩

十分刪

九未可

信

臣夏徵舒所弑變風齊邶爲先陳最在後變和  
則處其間故鄭舉其終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  
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  
者三百五篇是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之  
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  
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  
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  
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爲之作序  
明是孔子舊定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者闕

七

書

三百五

篇

毛學

其亡者以見在爲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  
務尚書璿璣鈴皆云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  
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  
百五篇讖緯皆漢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此言  
訖於陳靈則在魯僖之後藝論云孔子錄周衰  
之歌及衆國賢聖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  
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爲國風雅頌唯  
言至於魯僖者據詩之首君爲文也陳靈公昔  
陳詩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即位在僖之末

一

詩有不

依次第

者鄭意

在孔子

後

故舉魚僖以爲言也藝論云文王錄詩於周  
僖則商頌不在數矣而以周詩是孔子所錄商  
頌則篇數先定論錄則獨舉周代數篇則兼取  
商詩而云合爲國風雅頌者以商詩亦周歌所  
用故得稱之孔子判定則應先後依次而鄭風  
清人是文公之詩處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  
公之詩在惠公之下者答張逸云詩本無文字  
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錄者直錄存義而已然  
則孔子之後始顛倒雜亂耳

鄭自共和訖春秋立譜夷厲以上不明

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  
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正義曰自此  
已下論作譜之意本紀夷王已上多不記在位  
之年是歲數不明周本紀云厲王三十四年王  
益嚴又三年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  
號曰共和十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是歲  
魯真公之十四年齊武公之十年晉靖侯之十  
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衛僖侯之

十四年陳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  
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則干時未封是大史年  
表自共和始也又案本紀共和十四年厲王死  
於彘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子幽王立十一年  
爲大戎所殺子平王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  
年計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  
秋之時年歲分明故云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  
次第以立斯譜鄭於三禮論語爲之作序此譜  
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



周南召  
南譜

三欲知風化必以土地之宜始封之主

若魏有儉嗇之俗唐有殺禮之風齊有太公之化衛有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顯其始封之主省其上下知其衆源所出識其清濁也

四周召之地皆曰周其召是周內別名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是岐屬雍州也縣之篇說大王遷於周原闕官言夫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

十五

王季宅

程文王

徙豐皆

岐之陽

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大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既伐密須度其鮮原居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程亦在岐隋程是周地之小別也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郡有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址是也本或作杜陽案志扶風自別有杜陽縣而岐山在美陽不在杜陽鄭於禹貢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則作

杜者誤也

紂帝乙命王季西伯紂又命文王兼治南國  
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脩  
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  
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正  
義曰以帝乙紂之父準其年世與王季同時早  
麓說大王王季之事云瑟彼玉璫黃流在中言  
王季受玉璫之賜也尚書謂文王爲西伯實是  
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爲西伯殷之州長曰伯

謂爲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伯蓋亦八命也如旱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大王王季皆爲諸侯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周召分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爲西長始受圭瓚秬

鄭獨以

鬯皆以爲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鄭不見孔叢之書皇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爲州伯

王季文

也文王亦爲州伯故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爲雍

王爲州

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優

伯疏引

於王季文王尚爲州伯明王季亦爲州伯也楚

天問證

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謂

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旣衰文王執鞭持

政爲雍州牧天問屈原所作去聖未遠謂文王

爲牧明非大伯也所以不從毛說言至紂又命

其云周  
不者禹  
貢九州  
山之名  
地云方  
時三分  
天下有  
其二故  
雍梁荆

文王者既已繼父爲州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  
江漢汝旁之諸侯也知者以漢唐序云云汝墳  
序云云明紂命之

鄭據禹貢州名證三分有二非周有此州名  
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豫徐揚歸文三  
其餘冀青兗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爲三分有  
其二也禹貢九州夏時之制於周則夏官職方  
氏辨九州之域有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校之  
於禹貢無徐梁有幽并故地理志云周監二代

孫揚  
之人咸  
其傳  
之

而損益之改禹貢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  
州之地以爲幽并是其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  
名有冀豫雍荆揚兗徐幽營孫炎曰此蓋殷制  
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并無徐營然則  
此說不同不言殷周九州而遠指禹世者孫炎  
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故疑爲  
殷制耳亦無明文言殷改夏也地理志云殷因  
於夏無所變改班固不以爾雅爲世法又周禮  
冀幽并於禹貢唯一州耳相率三分無一故從

岐而橫分之據禹貢正經之文取六州以爲三分之二準禹貢之境論施化之處不言當時有此州名也序言化自北而南則於岐東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岐於土中近北故也

**考**

文王從鮮原徙豐豐諡云自程非

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正義曰皇甫謐云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案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密須



二十

鄭謂文

王居豐

後分岐

爲周召

采地

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豐而謚云自程非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爲采邑也言分采地當是中坐不知孰爲東西或以爲東謂之周西謂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以泰誓言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曰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數之

武王巡守陳詩分而國之

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時邁之詩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載戰千戈載橐橐弓矢時邁序云巡守則武王巡守矣文王猶爲諸侯王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據武王言之

鄭以周召南爲聖賢之別皆謂自收行於南

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  
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正  
義曰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  
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不直  
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  
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召嫌主  
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  
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  
也此詩既繼二公即二公爲其詩主若有美二

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  
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也

三 文王未受命二公未有土已有詩

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文王即位至受命之時  
已四十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答張逸云  
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  
之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  
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  
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繫

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  
唯甘棠與何彼穠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  
伐紂乃封太公爲齊侯令周召爲二伯而何彼  
穠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  
召伯召公爲伯之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非  
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趙  
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爲當文  
王與紂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答曰甘棠之  
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至行露篇

義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若當武王時  
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  
此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聽訟者從後錄其意  
是以云然而鄭此答明甘棠箋之所云美其爲  
伯之功謂武王時也

四二南后妃夫人房中之樂歌

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  
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  
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

序故耳正義曰王風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  
我由房謂路寢之房以人君有房中之樂則后  
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以后夫人房中之樂歌周  
南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歌周南召南故譜  
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  
諸侯歌召南用此。說爲義也后夫人用之亦  
當然也王肅云自關雎至采芣后妃房中之樂

**五**召公元子周召之次子書傳無文

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

目

西都既

北

別於

東都受

元子卅之正義曰闕宮云建爾元子乃命魯公是元子卅之也燕卅家云自召公已下九卅至惠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失其卅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謚傳國於後是元子可知其次子亦卅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正義曰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于葵丘文五年召伯來會葬是春秋時周公召公也經傳皆言周公謂為三公不知何爵也召稱伯則伯爵以左傳多云召公故言公其且與奭次子名謚書傳無文平王



名  
采存其

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  
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  
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爲召州  
是也

徐吳楚僭號稱王弁其詩夷狄之

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  
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  
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闕失省方設教爲黜  
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

其詩夷狄之也正義曰吳楚僭號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僭者檀弓云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僭稱王

**三**小國詩皆不錄亦有大國無詩者

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正義曰邾滕紀莒春秋時小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魏與檜曹當時猶大於邾莒故

得錄之春秋時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  
答韋昭云或時不作詩或有而不足錄

**四** 二南雖斥太姒鄭歷引先王賢妃

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  
媚周姜太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  
治正義曰此事皆在大雅也鄭言此者以二國  
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召南夫人雖斥文  
王夫人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故引詩文以屢

言

后妃夫人一大妣而二也

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與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正義曰此論二國之詩次比之意是故者緣上事生下勢之稱此后妃夫人皆大妣也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云夫人直以化感爲名非爲先後之別有陳聖化雖受命前事

猶稱后妃有說賢化雖受命後事尚稱夫人二  
國別稱而文王不異文者召南夫人爲首后妃  
變稱夫人足知賢聖異化於文王不假復異其  
辭故鵲巢之序言國君以著義於後皆以常稱  
言之

論后妃夫人詳於周南略於召南

周南上八篇言后妃漢廣汝墳言文王召南上  
二篇言夫人羔羊標有梅江有汜騶虞四篇言  
文王所以論后妃夫人詳於周南而略於召南

者以召南夫人則周南后妃既於后妃事詳所  
以召南於夫人遂略此二風皆是文王之化太  
姒所贊周南以桃夭至采芣三篇爲后妃所致  
漢廣以下其事差遠爲文王之致召南以草蟲  
至行露四篇爲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遠爲文  
王之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

毛詩譜序要義

毛詩要義卷第

如名之曰鷓鴣先作後

正義曰關雎者詩篇之名既以關雎爲首遂以關雎爲一卷之目金縢云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爲詩乃云名之則先作詩後爲名也名篇之例義無定準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偏舉則或上或下全取則或盡或餘亦有捨其篇首撮章中之一言或復都遺見文假外

理以定稱黃鳥顯縣蠻之貌草蟲棄嘒嘒之聲  
瓜蚨取絲絲之形瓠葉捨番番之狀夭夭與桃  
名而俱舉蚩蚩從氓狀而見遺召旻韓奕則采  
合上下騶虞權輿則并舉篇末其中踳駁不可  
勝論豈古人之無常何立名之異與以作非一  
人云云

二 毛氏詁訓傳依故晉典訓爲傳

詁訓傳者注解之別名毛以爾雅之作多爲釋  
詩而篇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爲詩立傳



三

序下無

毛傳故

序注不

別以箋

傳者傳通其義也爾雅所釋十有九篇獨云詁

訓者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今定  
本作故以詩云古訓是式毛傳云古故也則故  
訓者故昔者典訓依故昔典訓而為傳義或當  
然毛傳不訓序者鄭以序下無傳不須辨嫌故  
注序不言箋

四 河間獻王始號毛詩以小毛公為博士

毛詩國風正義曰詩國風舊題也毛字漢世加之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

詩獻玉號之曰毛詩是獻王始加毛也漢書儒  
林傳云毛公趙人也爲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  
名范曄後漢書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爲毛詩然  
則趙人毛公名爲長也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詁  
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  
博士然則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

**五** 國風次第舊無明說

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爲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  
編比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

先後爲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  
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欲以國  
地爲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  
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爲次則  
鷄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  
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邶鄘衛者商  
紂畿內千里之地柏舟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  
之餘烈武公之盛德資母弟之戚成入相之勲  
文公則滅而復興從而能富土地旣廣詩又早

作故以爲變風之首既以衛國爲首邶鄘則衛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以邶鄘先衛也周則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纔及郊畿詩作後於衛頃國地狹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仍存不可過後諸侯故使次之於衛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爲大國相爲司徒其得周衆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厲宣之親有緇衣之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勲故使之次王也齊則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公有荒淫之

風襄公有鳥獸之行辭有怨刺備無美者又以  
大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也魏國雖小  
儉而能勤踵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  
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  
此則明主也故次於齊唐者叔虞之後雖爲大  
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於  
魏下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霸西戎  
卒爲強國故使之次唐也陳以三恪之尊食侯  
爵之地但以民多淫昏國無令主故使之次秦

也。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幽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

一季札所觀孔子所制鄭所譜各異

鄭譜王在幽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大師所第，孔子刪定，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徧歌周樂，齊之下，即歌幽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於時幽第十五，秦

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杜以爲今所第皆  
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鄭意或亦  
然也

七鄭氏表明毛意故云箋餘經云注

鄭氏箋正義曰鄭氏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  
當後相靈之時注此書也不言名而言氏者漢  
承滅學之後典籍出於人間各專門命氏以顯  
其家之學故諸爲傳訓者皆云氏不言名表明  
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爲箋餘經無所遵奉故

漢初經謂之注注者著也言爲之解說使其義著明也

傳皆別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

行後漢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

始就經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

爲注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爲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

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

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鄭之箋當

元在經傳之下矣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

何卷也自周南至鄭氏箋凡一十六字所題非



六字所

題非一

時

關雎

一時也周南關雎至第一詩國風元是大師所  
題也詁訓傳毛自題之毛一字獻王加之鄭氏  
箋鄭自題之

十文王之風而美后妃以夫婦人倫之重

二南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  
婦之性人倫之重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  
君臣敬是以詩者歌其性情陰陽爲重所以詩  
之爲體多序男女之事不言美后妃者此詩之  
作直是感其德澤歌其性行欲以發揚聖化示

語未知非是褒賞后妃能爲此行也天子之妃曰后妃則上下通稱

●三南用之鄉人用之邦國

周公制禮作樂用之鄉人焉令鄉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又用之邦國焉令天下諸侯以之教其臣也欲使天子至於庶民悉知此詩皆正夫婦也故鄭譜云天子諸侯燕其羣臣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誤也儀禮鄉飲酒禮著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

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

四詩之正變皆志所之

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爲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云哀樂之情感歌詠之聲發此之謂也正經與變同名曰詩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

三 誦言爲詩詠聲爲歌播於音爲樂

情動至蹈之正義曰上云發言爲詩辨詩志之異而直言者非詩故更序詩必長歌之意情謂哀樂之情中謂中心言哀樂之情動於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見於言初言之時直平言之耳平言之而意不足嫌其言未申志故咨嗟嘆息以和續之嗟歎之猶嫌不足故長引聲而歌之長歌之猶嫌不足忽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言身爲心使不自覺知舉手而舞身動足而蹈

地如是而後得舒心腹之憤故爲詩必長歌也  
聖王以人情之如是故用詩於樂使人歌詠其  
聲象其吟詠之聲也舞動其容象其舞蹈之形  
也樂記云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  
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  
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文與  
此經略同說之故言之謂說前事言出于口與  
此情動形言一也虞書曰歌永言注云歌所以  
長言詩之意藝文志云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

謂之歌然則在心爲志出口爲言誦言爲詩誄  
聲爲歌播於八音謂之爲樂

樂本效人非人效樂

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  
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託樂  
器以寫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但樂曲既定  
規矩先成後人作詩模準舊法此聲成文謂之  
音若據樂初之時則人能成文始入於樂若據  
制樂之後則人之作詩先須成樂之文乃成爲

書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  
曉盛衰故神鼓有以知其趣也設有言而非志謂  
之矯情情見於聲矯亦可識

**五** 五聲立名各以其方爲義

正義曰春官大師職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  
羽是聲必有五故引五聲之名以解之五聲之  
配五方也於月令角東商西徵南羽比宮在中  
央立名還以其方爲義漢書律曆志云商之爲  
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

聲藏乃

成音音

和乃成

樂

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  
四聲之綱也樹祉也物盛大而蕃祉者羽字也  
物聚藏宇覆之也又云宮爲君君是陽陽數極  
於九故宮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以生徵徵數  
五十四三分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三分去  
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三分益一以生角角數  
六十四樂記云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  
注云方猶文章也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  
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引昭二十年左傳曰



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是解聲必須雜之意也此言聲成文謂之音則聲與音別樂記注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記又云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則聲音樂三者不同矣以聲變乃成音音和乃成樂



亂猶言世言政亡國不言世政

詩述民志樂歌民詩故時政善惡見於音也治世謂天下和平亂世謂兵革不息亡國謂國之將亡也亂世謂世亂而國存故以世言之亡國

千八

鄭衛

濮為亂

亡之言

謂必亂

必亡

則國亡而世絕故不言世也亂世言政亡國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舉其民困為甚辭故不言政也亡國者國實未亡觀其歌詠知其必亡故謂之亡國耳非已亡也若其已亡則無復作詩不得有亡國之音此云亂世亡國者謂賢人君子聽其樂音知其亡亂故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與此異也淫恣之人肆於民上為此樂者必亂必亡故亦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

音耳與此不得同也

因此言民能變樂記言樂能變人

案樂記稱人心感於物而後動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作樂以和其聲樂之感人深其移風易俗又云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廉直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順成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如彼文又是樂能變人樂由王者所制民逐樂音而變此言民能變樂彼言樂能變人

禮樂本出於民心還以教人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樂者樂其所自  
生是樂之本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夫物之感  
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  
也人化物也者則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  
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故先王制  
禮作樂爲之節是王者采民情制禮樂之意禮  
樂本出於民還以教民猶雲出於山復雨其山  
火生於木反焚其木

■人正而後能感動故先言正得失

正義曰上言播詩於音音從政變政之善惡皆在於詩故又言詩之功德也由詩為樂章之故正人得失之行變動天下之靈感致鬼神之意無有近於詩者志之所歌歌者人之精誠精誠之至以類相感樂記云發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又曰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

育焉此說聲能感物能致順氣逆氣者也天地云動鬼神玄感互言耳周禮之例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鬼神與天地相對唯謂人之鬼神耳從人正而後能感動故先言正得失

**風**謂水土風氣俗謂好惡取舍

地理志云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則風爲本俗爲末皆謂民情好惡也緩急繫水土之氣急則失於躁緩則失於慢王

者爲政當移之使緩急調和剛柔得中也

**三十一** 樂由詩生歌其聲爲樂誦言爲詩

原夫樂之初也始於人心出於口歌聖人作八音之器以文之然後謂之爲音謂之爲樂樂雖逐詩爲曲倣詩爲音曲有清濁次第之序音有宮商相應之節其法旣成其音可久是以昔日之詩雖絕昔日之樂常存樂本猶詩而生所以樂能移俗歌其聲謂之樂誦其言謂之詩聲言不同故異時別教王制稱春教樂夏教詩經解

稱溫柔敦厚詩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由其事  
異故異教也

風雅頌皆有賦比興之辭

詩之四始以風爲先故曰風風之所用以賦比  
興爲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  
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爲之既見賦比興於風  
之下明雅頌亦同之鄭以賦之言鋪也鋪陳善  
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司農  
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



卷

七月之

詩備有  
風雅頌

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  
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  
一國之事爲風天下之事爲雅者以諸侯列土  
封疆風俗各異故唐有堯之遺風魏有儉約之  
化由隨風設教故名之爲風天子則威加四海  
齊正萬方政教所施皆能齊正故名之爲雅風  
雅之詩緣政而作政既不同詩亦異體故七月  
之篇備有風雅頌駉頌序云史克作是頌明作  
者本意自定爲風體非采得之後始定體也詩

風雅頌

體既異

聲亦殊

體既異其聲亦殊公羊傳曰十一而稅頌聲作  
 史記稱微子過鄆墟而作雅聲譜云師摯之始  
 闡睢之亂早失風聲矣樂記云人不能無亂先  
 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各自別  
 聲也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大師聽聲得情知其  
 本意周南為王者之風召南為諸侯之風是聽  
 聲而知之也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  
 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為六義  
 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

**七**比賦興已合於風雅頌中或云別爲篇卷者非

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荅曰比賦興與  
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  
復摘別篇中義多興若然比賦興元來不分則  
唯有風雅頌三詩而已藝論云至周分爲六詩  
者據周禮六詩之文而言之耳非謂篇卷也或  
以爲鄭云孔子已合於風雅頌中則孔子以前  
未合之時比賦興別爲篇卷若然則離其章句

析其文辭樂不可歌文不可誦

**八**禮義言廢政教言失家謂民家

禮義言廢者典法仍存但廢而不行耳政教言失者非無政教但施之失理耳由施之失理故使國國異政家家殊俗皆是道衰之事此家謂天下民家故稱俗若大夫之家不得謂之俗

**九**夷懿無變雅王道盛時無正風

周道之衰自夷懿始矣變雅始於厲王無夷懿之雅者蓋孔子錄而不得或有而不足錄也昭

十二年左傳稱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穆王衛頃齊衰之時而有變風明時作變雅但不錄之耳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者王道明盛政出一人

序特言國史是史官選付瞽矇

民勞常武公卿之作也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不必要其國史所爲此文特言國史者鄭荅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

可歌如此言是由國史掌書故託文史也苟能  
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爲史不必要作史官駟云  
史克作是頌史官自有作詩者矣不盡是史官  
爲之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是國史選取  
善者始付樂官也

**卅**

止乎禮義獨舉變風亦兼論變雅

發乎情者民之性言其民性不同故各言其志  
也止乎禮義者先王之澤言俱被先王遺澤故  
得皆止禮義也展轉申明作詩之意達於事變

者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危之化後世習之失之於儉不中禮陳有大姬好巫歌舞之風後世習之失之於遊蕩無度是其風俗改變詩人曉達之也懷其舊俗者若齊有大公之風衛有康叔之化其遺法仍在詩人懷挾之也雖復屬意不同俱懷匡救之意故各發情性而皆止禮義也此亦兼論變雅獨言變風者上已變風變雅變舉其文此從省而略之也先王之澤謂堯王有德澤而流及於後世詩人得其餘化故能懷其

舊俗也

猶可望則箴規切莫能救則匡諫微

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若夫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盪之治也用心銳扁鵲之療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將死之勢則盪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規平公知其不可爲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典刑未亡覲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沔水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之志微



溱洧桑中所以咨嗟歎息而閔世故李札見歌  
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  
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者美詩人之情言  
不有先王之訓孰能若此先亡者見其匡諫意  
微知其國將亡滅也

**國**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已一人之心耳  
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  
意以爲己心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使之也

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摠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爲己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故志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答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於一人之本身如此言風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

世四

昔有

一人好

惡而舉

世不同

者

耳一人美則一國皆美之一人刺則天下皆刺  
之谷風黃鳥妻怨其夫未必一國之妻皆怨夫  
耳北門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  
也但舉其夫婦離絕則知風俗敗矣言已獨勞  
從事則知政教偏矣莫不取衆之意以爲已辭  
一人言之一國皆悅假使聖哲之君功齊區宇  
設有一人獨言其惡如弁隨務光之羞見芟湯  
伯夷叔齊之恥事周武海內之心不同之也無  
道之主惡加萬民設有一人獨稱其善如張竦

之美王莽蔡邕之惜董卓天下之意不與之也  
必是言當舉世之心動合一國之意然後得為  
風雅載在樂章不然則國史不錄其文也

**四**雅頌之音合四方之風與國風異

詩人歌其大事制為大體述其小事制為小體  
體有大小故分為二焉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  
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此  
其所以異也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  
從水土之氣述其當國之歌而作之雅頌之音

變二雅

由音體

有大小

不與

事大小

則王者徧覽天下之志摠合四方之風而制之  
樂記所謂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事也  
詩體既定樂音既成則後之作者各從舊俗變  
風之詩各是其國之音季札觀之而各知其國  
由其音異故也小雅音體亦然正經述大政為  
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小雅大雅之聲王政既  
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  
之變大雅取其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  
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大小不

復由政事之大小也

容解頌名成功告神解頌體

六  
周頌告  
功商頌  
頌福禱  
總頌  
僖公

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明訓頌為容解頌名也  
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解頌體也萬物本於天人  
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民也祖之所命者成業  
也民安業就頌告神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  
海皆以民為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功徧告  
神明此解頌者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於  
是矣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

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纒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宗親同姓故使之先前代也

**四始**箋謂興衰所由緯言五行之始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正義曰四始者鄭荅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謂之四始

下交  
有金  
有木  
有火  
有土

也詩之至者詩理至極盡於此也序說詩理既盡故言此以終之案詩緯汎歷樞六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者緯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

**十四**張逸以文王當在雅鄭謂諸侯宜爲風

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者志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荅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爲風逸以文王稱王則



詩當在雅故問之鄭以此詩所述述文王  
侯時事以有王者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實  
是諸侯詩人不爲作雅

岐周東北近紂西北迫戎故文化南行  
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  
狄故其風化南行也

哀窈窕鄭注哀當爲衷毛無破字

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箋所易  
字多矣皆注云當爲某字此在詩初故云蓋爲

疑辭以下皆倣此衷與中字異而義同論語云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此序之義也論語

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為減傷其愛此以

哀為衷彼仍以哀為義者鄭荅劉琰云論語云

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

以為疑故兩解之也必知毛異於鄭者以此詩

出於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序是毛

置篇端若毛知其誤自當改之何須仍作哀字

也毛無破字之理故知從哀之義王肅云哀竊

窳之不得思賢才之良始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色則善心傷也

**四四**

睢鳩擊而有別后妃之德似之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興也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擊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箋云擊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

雄雌情意至然而有別窮窈淑女君子好逑幽  
間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貞專之  
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

**四**

雎鳩王雎鷓類或云鷓鷯鷯

關關爲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釋鳥文郭璞曰鷓  
類也今江東呼之爲鷓好在江邊沚中亦食  
魚陸璣疏云雎鳩大小如鷓深目目上骨露幽  
州人謂之鷓而揚雄許慎皆曰白鷩似鷩尾上  
白定本云鳥擊而有別謂鳥中雌雄情意至厚

而猶能有別

四 鄭箋三夫人九嬪

云云

疏以未有周禮破

之

下箋三夫人九嬪以下此言三云三夫人以下然則九嬪以下摠謂衆妾三七八人以下唯兼九嬪耳以其淑女和好衆妾據兼字者故唯指九嬪以上也求萊論皆樂后妃之古事故兼言九嬪以下摠百二十人也周南王者之風以天子之數擬之非其時即然也何者文王爲諸侯早矣豈先

無嬪妾一人皆湏后妃求之且百二十人之數  
周禮始置况文王爲諸侯世子豈有百二十人  
也

**四**后妃當共祭菜故求淑女爲助

參差至求之毛以爲后妃性旣和諧堪居后職  
當共苜菜以事宗廟后妃言此參差然不齊之  
苜菜湏嬪妾左右佐助而求之由此之故思求  
淑女竊窕然幽間貞專之善女后妃寤寐之時  
常求之也鄭以爲夫人九嬪旣不妬忌世婦女

御又無怨爭上下說樂同化后妃故於后妃將共參  
差之苜菜以事宗廟之時則嬪御之等皆競佐  
助后妃而求之由此幽閒之善女未得之時后  
妃於覺寐之中常求之欲與之共已職事故得  
之也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行菜者以殷  
禮詩詠時事故有之此經序無言祭事知事宗  
廟者以言左右流之助后妃求苜菜若非祭菜  
后不親采

四 古有篇章之名秦漢後乃有句稱

正義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禮俱興也故  
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宗  
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爲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  
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左  
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  
不敢告人也又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  
皆以一句爲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  
乃有句稱論語注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字  
之所用或全取以制義關關雎鳩之類也或假



辭以爲助者乎而只且之類也句者聯字以爲  
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  
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則祈父擊裡之類  
也三字者經萬邦婁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  
雉鳴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  
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  
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于道謀尚  
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  
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

四九

詩自二字至八  
字為句  
謂有九  
字者非

字十字者摯虞流外論云詩有九言者洵酌彼  
行潦挹彼注茲是也徧檢諸本皆云洵酌三章  
章五句則以為二句也顏延之云詩禮本無九  
言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治之言未可  
據也句字之數四言為多唯以二三七八者將  
由言以申情唯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故  
也

十五 詩大體必協韻其乖者古韻不協

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

五

之平聲  
字字上  
為韻亦  
不當韻  
者

耳之方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中不以  
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之者左右流之寤  
寐求之之類也方者其實上方迨其吉方之類  
也矣者類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也者何  
其處也必有與也之類也平者俟我於著乎而  
伐檀且漣猗之篇此等皆字上為韻不為義也  
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聲韻諧和曲應金  
石亦有即剗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則彼  
人是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

哉是究竟是圖冒其然乎其虛其徐既亟只且之類是也

五風雅少猶二章多至十六與頌異

章者積句數也以其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總一義必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爲章則一句不可二句得爲之盧令及魚麗之下二章是也其三句則麟趾甘棠騶虞之類是也其多者載芣三十一句閟宮之三章三十八句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猶兩章以上

即騶虞涓陽之類是也多則十六以下正月桑  
柔之類是也唯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  
皆一章者以其風雅叙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  
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勗勤故風雅之篇無一  
章者頌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  
寫志不必勗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  
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則論功頌德之  
詩亦勗勤而重章也雖云盛德所同魯僖實不  
及則故頌體不一也高宗一人而玄鳥一章長

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立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事采頌之類或一事疊爲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未異東山之類或首異而未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鴟鵂之類何草不黃隨時而改色文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采芣苢一章兩再言芣苢之初筵三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章句衆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體無恒式也

**五**末章爲卒章末句亦爲卒章

東山序云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不謂末章爲卒章及左傳曰七月之卒章又曰揚之水卒章則初篇爲首章矣故鄭注禮記云緇衣之首章是也若然言卒者對首也則武唯一章而左傳曰作武其卒章曰者定爾功者以者定爾功是章之卒句故也大司樂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正謂其卒篇謂之章

**五**章句在篇後未審何時

葛覃

搏從端

定本章句在篇後六藝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爲傳訓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題或在  
其後人未能審也

**五**黃鳥如離留搏黍非一名

正義曰釋鳥云皇黃鳥舍人曰皇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留亦名搏黍陸璣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鷁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鷽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其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



麥黃其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自此以下諸  
言黃鳥倉庚皆是也釋木云灌木叢木又云木  
族生爲灌孫炎曰族叢也是灌爲叢木也

**西**女在家爲絺綌習煩辱之事

是刈是穫爲絺爲綌服之無數灌煮之也精  
曰絺纈曰綌數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統公侯夫  
夫紘纒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  
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箋云服整也女在父  
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

后夫人

内子命

婦妻

各有女

功

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孫炎曰煮葛  
 以為絺綌以煮之於漢故曰漢煮非訓漢為煮  
 曲禮云為天子削爪巾以絺諸侯巾以綌玉藻  
 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而賤綌是絺精  
 而綌麤故云精曰絺麤曰綌厭釋詁文彼黻  
 作射音義同自王后織玄統以下皆魯語敬妻  
 之言也統縣瑱之物織五采為之故著箋云人  
 君五色則天子之統五色獨言玄者以玄為尊  
 故舉以言焉絺者纓之無緩從下而上者也祭

義曰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此諸侯當以青爲組在冕下仰屬之故士冠禮注云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是也縱者冕上覆論語注云績麻三十升以爲冕夏官弁師注云縱冕上覆玄表纁裏是也內子卿之適妻僖二十四年左傳趙姬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是也大帶者玉藻所云大夫以玄華華黃也以素爲帶飾之外以玄內以黃也大夫人命婦成祭服者大夫助祭服玄冕受之於君

故大宗伯再命受服是也妻所成者自祭之服  
少牢禮朝服玄冠緇衣素裳韋昭云祭服玄衣  
纁裳謂作玄冕之服非也士妻朝服者作朝於  
君服亦玄冠緇衣素裳也庶士以下各衣其夫  
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故祭法曰官師一廟庶士  
庶人無廟注云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  
庶士與朝服異文則亦府史之屬韋昭云下士  
非也此庶士下至庶人其妻各依其夫則夫之  
所服妻悉爲之也

八五 汗我私煩擗燕服澣衣謂禕以下

薄汗我私薄澣我衣汗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箋云煩煩擗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耳衣謂禕衣以下至祿衣

九五 女師鄭於昏禮謂若漢時乳母

女師者教女之師以婦人爲之昏禮云姆纁笄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鄭知女師

探六 孝夫 為傳天 夫妻為 毋其言 非

之毋必是無子而出者以女已出嫁母尚隨之  
又襄三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傳至母未  
至逮火而死若非出而不嫁何以得隨女在夫  
家若非無子而出犯其餘六出之道則身自無  
禮何能教人故知然也母既如此傳亦宜然南  
山箋文姜與姪婦及傳姆同處襄公不宜往雙  
之則傳亦婦人也何休云選老大夫為傳大夫  
妻為母禮重男女之別大夫不宜教女子大夫  
之事當從夫氏不當隨女而適人事無所出其

言非也此師教女之人內則云大夫以上立師  
慈保三母者謂子之初生保養教視男女並有  
三母此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皆昏義  
文也

六女臨嫁三月就宗子女宮教之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  
昏禮文也彼注云祖廟女高祖為君者之廟以  
有總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則祖廟未毀與  
天子諸侯女宮中教之三月知在女宮者以莊

元年公羊傳曰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  
之女有別宮矣明五屬之內女就教可知彼注  
又云宗室大宗子之家則大宗者繼別爲大宗  
百世不遷也其族雖五屬外與之同承別子者  
皆臨嫁三月就宗子女宮教成之知宗子亦有  
女宮者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女子  
亦別宮故曲禮曰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是也若  
宗子未爲命士教在宗子之家女子自少及長  
常皆教習故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傅姆教之



但嫌前三月特就尊者之宮教成之耳

**三** 毛王以公服不澣惟澣私衣與鄭異

汗澣相對則汗亦澣名以衣汗垢者澣而用功深故因以汗爲澣私服之名耳言汗煩者謂澣垢衣者用功煩多亦以煩爲澣名故箋云煩煩擗之用功深是也但毛以公服不澣惟澣私衣故一事分爲二句故王肅述毛合之云煩擗澣濯其私衣是也言私然服謂六服之外常著之服則有汗垢故須澣公服則無垢汗矣

婦朝舅姑與助祭服同

毛之六服所施不明內司服注鄭云禕衣從王祭先王榆翟祭先公闕翟祭群小祀黼衣以告桑屨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祿衣以御于王不言朝舅姑之服今傳既云婦人有副禕盛飾即云以朝事舅姑則以禕衣朝舅姑矣知者以特牲云士妻祭用纁笄緇衣而士昏禮云纁笄緇衣見於舅姑是朝舅姑助祭其服同也王后禕衣以祭先王明朝事舅姑亦服之矣檀弓云婦人

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喪衣何爲  
陳於斯似朝舅姑與見四方廣同服展衣者彼  
以大夫之妻賓客有尊於舅姑者王后則賓客  
無與舅姑敵者朝事舅姑得申上服也王后而  
得有舅者因姑以協句且詩者設言耳文王稱  
王之時太姒老矣不必有父母可歸寧何但無  
舅姑也接見于宗廟謂以助祭用禕衣也進見  
于君子義與鄭同朝于王則展衣御于王則祿  
衣二者同名爲進見也去其餘則私明自展祿

后有舅

設耳

大似不

必有父

毋

以上爲公衣矣但舉終始以言之明禴翟闕翟  
鞠衣亦在可知也或以進見君子文承副禕之  
下則皆以副禕也其餘則私謂禴翟以下知不  
然者以其臣朝君不過朝服助祭乃用冕后不  
宜用祭服以朝王若其餘則私謂禴翟以下則  
禴翟當澣君子借老傳曰禴翟闕翟羽飾衣也  
以羽飾衣何由可澣又傳言私燕服若禴翟闕  
翟乃助祭之衣不得爲燕褻之服也以此知毛  
言進見于君子非副禕也上舉禕衣之名下言

展祿之事明六服皆爲公衣其餘則爲私也六服之外唯有纁笄綃衣耳

**五**

惟夫人王后父母終不得歸寧

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是父母在得歸寧也父母旣沒則使卿寧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曰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是父母沒不得歸寧也泉水有義不得往載馳許人不嘉皆爲此也若卿大夫之妻父母雖沒猶得歸寧喪服傳曰爲

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  
有歸宗言父母雖沒有時來歸故不降爲父後  
者謂大夫以下也故鄭志荅趙商云婦人有歸  
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  
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  
恣淫亂故父母旣沒禁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  
畏威故許之耳

毛詩要義卷第一上

卷耳

詩要義卷第一

○后妃輔佐求賢無險詖

求賢審官至於憂勤皆是輔佐君子之事君子所專后妃志意如然故云后妃之志也險詖者情實不正譽蕙爲善之辭也私謂者婦人有寵多私薦親戚故厲王以豔妻方嬭七子在朝成湯謝過婦謂盥與險詖私謂是婦人之常態聖人猶恐不免后妃能無此心故美之也

○卷耳不盈頃筐憂思深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箋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箋云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

三周行謂周之列位左傳王侯大夫

言周行是周之列位周是后妃之朝故知官人是朝廷臣也襄十五年傳引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芻大夫



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彼非朝廷臣亦言周行者傳證楚能官人引詩斷章故不與此同

四 人君壘制或玉或金或木非一說

傳人君黃金壘正義曰此無文也故異義壘制韓詩說金壘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壘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壘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又司尊

彘去皆有壘諸臣之所酢注云壘亦刻而畫之  
爲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  
去刻木爲之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  
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詩言大一石禮  
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周南王  
者之風故皆以天子之事言焉

**曰**鄭以經有壘觥因言燕燕賞賜

設饗燕之禮者以經云金匱蒐觥皆陳酒事與  
臣飲酒唯饗燕耳言或當有賞賜非徒饗燕

而已僖三十三年卻缺獲白狄子受一命之服  
宣十五年荀林父滅潞晉侯賜以千室之邑

**六**觥兕爵在觥觶角散之外

釋獸云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者以  
其言兕必以兕角爲之觥者爵稱者爵揔名異  
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觥觥  
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  
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  
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揔名曰爵其實

曰觥觥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解也  
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靡然著明非所以餉不  
得名觥詩毛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觥罰有過  
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由此言之則觥是觚解  
角散之外別有此器故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  
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牲  
二爵二觚四解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用是正  
禮無觥不在五爵之例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  
角爲之先師說二刻木爲之形似兕角蓋無兕

燕旨

燕鄉

燕無觥

者用木也知觥必以罰者地官閭胥掌其比觥  
撻罰之事注云觥撻者失禮之罰也觥用酒其  
爵以兕角爲之春官小胥職亦云觥其不敬者  
是以觥罰人之義也故祭扈絲衣皆云兕觥其  
觥明爲罰而不犯矣饗燕之禮有兕觥者以饗  
燕之禮立司正之後旅醕無算必有醉而失禮  
者以觥罰之亦所以爲樂也然則此后妃志使  
君勞臣宜是賢者不應失禮而用觥者禮法饗  
燕須設之耳不謂即以罰人也知饗有觥者七

饗亦應  
饗而用  
饗以饗  
末亦有  
禮酬

月云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成十四年左傳衛侯  
饗苦成叔寧惠子引詩云兕觥其觶旨酒思柔  
故知饗有觥也饗以訓恭儉不應醉而用觥也  
饗而用饗禮之初示敬故酒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  
食其末亦如燕法鄉飲酒大夫之饗禮亦有旅  
醕無算爵則饗末亦有旅醕恐其失禮故用觥  
也知燕亦有觥者昭元年左傳鄭人燕趙孟穆  
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觥是燕有兕觥也  
鄉飲酒禮無觥者說行禮不言其有過之事故

也又知用觥在立司正之後者燕禮立射人爲  
司正之後乃去北面命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  
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又曰賓反入及卿大夫皆  
脫屣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又司  
正升受命君曰無不辭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  
諾敢不醉以此言之立司正之後君命安賓又  
升堂皆坐命之無不醉於此以後恐其失禮故  
知宜有觥也

諸南山皆據國內此但言南土

斯

正義曰諸言南山者皆據其國內故傳云周南  
山曹南山也今此樛木言南不必己國何者以  
與必取象以與后妃上下之盛宜取木之盛者  
木盛莫如南土故言南土也下曲曰樛者釋木  
文樛與葛異幾知取上下俱盛者以下云樂只  
君子據后妃與衆妾則此經非直興下逮而已  
又興其上下相與有禮義可以樂君子故知

不妬忌子孫衆多妬與忌異

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忌有所諱惡於人正義



曰此不妬忌得子孫衆多者以其不妬忌也  
妾俱進所生亦后妃之子孫故得衆多也思齊  
云大妣嗣徽音則百斯男傳云大妣十子衆妾  
則宜百子是也小星箋云以色曰妬以行曰忌  
故傳十年左傳說晉侯其言多忌是忌不謂色  
也嫉者色行俱有又取怨憎之名則又甚於妬  
忌也故此與樛木同論后妃前云無嫉妬之心  
此云不妬忌是爲大同也

螽斯即斯螽五月以兩股鳴

螽斯

螽斯羽詵詵兮螽斯蚣蝢也詵詵衆多也箋云

音雅

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維蚣蝢不耳各

音作

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后妃之德能

音容

如是則宜然正義曰此言螽斯七月云斯螽文

音東

雖顛倒其實一也故釋蟲云蜚螽蚣蝢舍人曰

音東

今所謂春黍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

音東

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

音東

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似璠瑁又五月中以

音東

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是也此實與也傳不

言興

十四 后妃不妬忌則妾生子衆而孫亦多

正義曰此止說后妃不妬衆妾得生子衆多而言孫者協句且孫則子所生生子衆則孫亦多矣

十五 宜家人謂一家盡宜

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爲宜箋云家人猶室家也

十六 后妃不妬忌而國無繇民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  
以時國無鰥民也正義曰作桃夭詩者后妃之  
所致也后妃內脩其化資助君子致使天下有  
禮昏娶不失其時故曰致也由后妃不妬忌則  
令天下男女以正年不過限昏姻以時行不踰  
月故周南之國皆無鰥獨之民焉

**五** 男子亦稱寡過時或在外亦稱鰥

本三十男二十女為昏婦人五十不嫁男子六  
十不復娶為鰥寡之限也巷伯傳曰吾聞男女

不六十不間居謂婦人也內則曰唯及七十同  
藏無間謂男子也此其差也白虎通云鰥之言  
絲絲無所親則寡者少也言少匹對耳故鴻雁  
傳偏喪曰寡此其對例也婦人無稱鰥之文其  
男子亦稱寡義一十八年傳曰崔杼生成及穉  
而寡故爾雅云無夫無婦並謂之寡丈夫曰索  
婦人曰嫠又許慎曰楚人謂寡婦為霜並其異  
名也鰥寡之名以老為稱其有不得及時為室  
家者亦同名焉即此無鰥民謂年不過時過則



謂之鰥故舜年三十不娶書曰有鰥在下曰康  
舜唐傳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  
謂之鰥是三十不娶稱鰥也又何草不黃云何  
人不矜尚從軍未老不早還見室家亦謂之矜

**六**

好仇爲和怨腹心爲慮無鄭與毛異

公侯腹心毛以爲兔置之人有文有武可以爲  
腹心之臣言公侯有腹心之謀事能制斷其是  
非鄭以爲此置兔之人賢者若公侯行政時可  
使之爲腹心之計謀慮前事以首章爲禦難謂

難未至而預禦之二章為和好怨耦謂已被侵  
伐使和好之也皆是用兵之事故知此腹心者  
謂行攻伐又可以為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也慮  
無者宣十二年左傳文也謀慮不意之事也

**四** 莽首為馬舄車前非西戎木

傳莽首馬舄正義曰釋草文也郭璞曰今車前  
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蟆衣陸璣  
疏云馬舄一名車前一各當道王肅引周書王  
會云莽首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

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貢土地異物以爲貢  
贄非周婦人所得采是采官爲馬鳥之草非西  
戎之木也

涉歷

江漢先受文王教化

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紂  
時淫風徧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  
化

詩體韻在辭上休息當作休息

正義曰以泳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爲義故爲



辭也經求思之文在遊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  
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  
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  
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

■遊女謂庶人女執筐行饁者

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漢上有遊女者  
內則言閭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  
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遊之事

■鄭云願致禮餼但昏禮不見牲餼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箋云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己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言致禮餼者昏禮下達納采用鴈問名納吉皆如之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是士禮也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謂庶人禮也欲致禮謂此也餼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文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

**四** 刈妻謂妻高江東用美宗

釋草云購蒹葭舍人曰購一名蒹葭郭云蒹葭

蔓菁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璣  
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  
及澤中正月根牙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  
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是也

汝墳謂汝水厓岸郭以墳爲濱非

傳曰濟汝故知是水名也墳大防釋丘文李巡  
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大防也故常武傳曰  
墳厓大司徒注云水厓曰墳則此墳謂汝水之  
側厓岸大防也若然釋水云水自河出爲淮江

爲沱別爲小水之名又云江有沱河有灘汝有  
漬李廵曰江河汝旁有肥美之地郭璞曰詩云  
遵彼汝墳則郭意以此汝墳爲漬汝所分之處  
有美地因謂之漬箋傳不然者以彼漬從水此  
墳從土且伐薪宜於厓岸大防之上不宜漬汝  
之間故也

**四六**

枝爲銜枝之枝肆爲夏肆之肆

周禮有銜枝氏注云枝狀如箸是其小也然南  
云有條有枝文與枝連則條亦木名也故傳云

條稻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肄肄餘也斬而復生  
是爲餘也如今槩生者亦非木名也襄二十九  
年左傳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又  
曰杞夏餘也是肄爲復生之餘

**訓** 怒如調飢怒焉如擣皆訓思

怒是飢之意非飢之狀故傳言飢意箋以爲思  
義相接成也此連調飢爲文故傳以爲飢意小  
弁云懲焉如擣無飢事故箋直訓爲思也此以  
思食比思夫故箋又云如朝飢之思食

魚勞則尾赤鄭注左傳魚肥則尾赤

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頰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箋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正義曰釋器云再染謂之頰郭云頰淺赤也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哀十七年左傳曰如魚頰尾衝流而彷徨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喻崩贖淫縱不同者此自魴魚尾本不赤赤故爲勞也鄭以爲彼言彷徨爲魚肥不指魚名猶自有

服而尾赤者服氏亦爲魚勞

三 公子公姓公族之別

言同姓踈於同祖上云公子爲最親下云公族傳云公族公同祖則謂與公同高祖有廟屬之親此同姓則五服以外故大傳云五世祖免殺同姓是也大傳注又云外高祖爲庶姓是同高祖爲一節也此有公子公族公姓對例爲然案杖杜云不如我同父又曰不如我同姓傳曰同姓同祖此同姓同祖爲異彼爲一者以彼上云同父即云同姓同

公族而  
在堂草

王氏  
公孫  
公孫  
者以  
氏同  
高祖

父之外次同祖更無異稱故爲一也且皆對他  
人異姓不限遠近直舉祖父之同爲親耳襄十  
二年左傳曰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  
禰廟又曰魯爲諸姬臨於周廟謂同姓於文王  
爲宗廟也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是同  
宗於祖廟也同族謂五服之內彼自以五服之  
外遠近爲宗姓與此又異此皆君親非異國也  
要皆同姓以對異姓異姓最爲踈也

文王未爲諸侯而云國君繼世而云積累



綱三章皆言起家而來居之文王之迎太姬也  
傳第二  
為諸侯而言國君者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人  
國君言之文王繼世為諸侯而云積行累功以致  
爵位者言爵位致之為難

鵲以復至作室家謂鵲鳩布穀近之

傳鵲鳩結鞠正義曰序云德如鵲鳩也釋鳥云  
鵲鳩結鞠郭氏曰今布穀也江東呼獲穀埋倉  
云鵲鳩方言云戴勝謝氏云布穀類也諸說皆  
未詳布穀者近得之箋鵲之至燕寢正義曰推

度災曰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鳩鳩因以成  
事天性如此也復於消息十一月卦故知冬至  
加功也月令十二月鵲始巢則季冬猶未成也  
故云至春乃成

**十一** 大妣諸侯子故百兩將迎兩即乘

正義曰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爲  
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爲車有兩輪馬有四  
匹故車稱兩馬稱匹言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  
迎皆百乘者探解下章將之明此諸侯之禮嫁

女於諸侯故迎之百乘諸侯之女故送亦百乘  
若大夫之女雖爲夫人其送不得百乘各由其  
家之所有爲禮也此夫人斥大妣也大明玄纁  
女維莘莘國長女實是諸侯之子故得百乘將  
之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  
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  
言大妣自莘適周必上卿送之

**四**夫稱良人惟綢繆傳爲美室

昏禮曰衽良席在東注玄婦人稱夫曰良人孟

子曰吾將翫良人所之小戎曰厭厭良人皆婦人之稱夫綢繆傳曰良人美室者以其文對聚者聚是三女故良人爲美室也

**三**送迎皆百乘象國君有百官之盛

百乘象百官者昏禮人倫之本以象國君有百官之盛諸侯禮亡官屬不可盡知唯王制亡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是舉全數故亡百官

**四**天子至大夫有留車万馬士妻乘夫家車士昏禮從車二乘其天子與大夫送迎則無文

禮  
卷  
九

以言夫人之嫁自乘家車故鄭箴膏肓引士昏  
禮云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  
襖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又引此詩乃云  
此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也然宣五年  
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何彼襁矣美王姬之  
車故鄭箴膏肓又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  
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  
車言邁箋云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是  
其義也知夫人自乘家車也言迂之者夫自以

禾繁

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之故知壻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明矣

■繁為豆菹蘋為鉶芼主婦以豆為重

傳繁皤蒿正義曰釋草文孫炎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於其傍采之也既言公侯夫人執繁菹嫌王后尊不可親事故因明王后則親執苜菜也言以豆薦繁菹者醢人六四豆之實皆有菹菹在豆故知以豆薦繁菹也特牲云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劑劑

毛設于豆南南陳即主婦亦設羹矣知蔡不  
羹者祭統云夫人薦豆九殯職云贊后薦徹豆  
邊即王后夫人以豆爲重故關雎笈云后妃供荐  
菜之菹亦不爲羹采蘋知爲羹者以教成之祭  
牲用魚毛之以蘋藻故知爲羹且使季女設之  
不以薦事爲重與此異也

**五世**被之祁祁言夫人去事有儀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  
早也笈云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漑饗饗之

禮記

卷八

少牢

饋食

第十

事禮記主婦髮髻被之衿衿薄言還歸衿舒遲也去事有儀也箋云言我也我還歸自廟反燕寢正義曰被者首服之名在首故曰首飾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髮髻與此被一也案少牢作被錫注去被錫讀爲髮髻古者或剔髮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紛爲飾因名髮髻焉此周禮所謂次也又追師掌爲副編次注去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即與次一也知者特牲云主婦纒笄少牢云被錫纒笄上有次而已故



知是周禮之次也

**鄭注**少牢追師侈袂綃祿義異

少牢云主婦衣侈袂注云衣綃衣而侈其袂耳  
侈者蓋平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袂尺  
八寸此夫人首服與之同其衣即異何者夫人  
於其國與王后同展衣以見君祿衣御序於君  
此雖非正祭亦爲祭事宜與見君相似故絲衣  
士視壺濯猶爵弁則此夫人視濯漑蓋展衣否  
則祿衣也少牢注侈綃衣之袂追師注引少牢

衣侈袂以爲侈祿衣之袂不同者鄭以特牲禮  
士妻緇衣大夫妻言侈袂對士而言故侈緇衣  
之袂以無明文故追師之注更別立說見士祭  
玄端其妻緇衣大夫祭朝服其妻亦宜與士異  
故爲侈祿衣之袂也

**禮**鄭以視濯漑饔饔釋夙夜約特牲

經言夙夜在公知是視濯漑饔饔者諸侯之祭  
禮亡正以言夙夜是祭前之事案特牲夕陳鼎  
於門外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邊豆即此所



特牲少

無主

祭

祭

去夜也又云夙興主婦親視饋饗於西堂下即  
 此所云夙也以其夙夜之事同故約之以為濯  
 漑饋饗之事也特牲言濯不言漑注云濯漑也  
 即濯漑一也鄭并言耳特牲宗人視濯非主婦  
 此引之者諸侯與士不必盡同以此夙夜文王  
 夫人故約彼夙夜所為之事以明之不約少牢  
 者以少牢先夕無事所以下人君祭之日朝乃  
 饗人漑鼎廩人漑甑無主婦所視無饋饗之文  
 故鄭不約之士妻得與夫人同者士卑不嫌也

草蟲

此諸侯禮故夫人視濯天子則大宗伯視濯王后不視矣

草蟲鳴阜螽躍異種同類

嘒嘒草蟲趨趨阜蟲興也嘒嘒聲也草蟲常羊也趨趨躍也阜蟲蟄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笄去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

未見謂在塗既見同牢以後

案昏義去壻親受之於父母則在家已見矣今

在塗言未見者謂未見君子接待之禮而心憂  
知既見謂同牢而食者以文在既觀之上案昏  
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席于奧即陳同牢之饌  
三飯卒食乃去御衽席於奧媵衽食席在東皆  
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去昏禮畢  
將卧息是先同牢後與夫相遇也

采蘋  
四循法度謂女子時所學所觀之事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  
先祖共祭祀矣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媿媿聽從

執麻臬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  
於祭祀納酒漿邊豆醢醢禮相助莫十有五而  
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爲大夫  
妻能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  
一 女自十年以後當教先嫁三月又教

正義曰從二十而嫁以上皆內則文也言女子  
十年不出者對男子十年出就外傳也內則注  
去媿謂言語也媿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則媿  
謂婦言媿謂婦容貌聽從者聽受順從於人所謂

婦德也執麻臬者執治緝績之事臬麻也釋  
云臬麻孫炎曰麻一名臬是也治絲繭者繭則  
縑之絲則絡之織紵組紃者紵也組也紃也三  
者皆織之服虔注左傳曰織紵治繭帛者則紵  
謂繅帛也內則注云紃條也組亦條之類大同  
小異耳學女事者謂治葛縫線之事皆學之所  
以供衣服是謂婦功也此女之四德十年以後  
傅姆當教至於先嫁三月又重教之此引內則  
論十年之後下笄引昏義論三月之前皆是為

女之時法度二注乃具也

四教成祭以魚牲蘋藻成婦順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蘋大  
萍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箋云古者  
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  
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  
牲用魚毛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祭女所  
出祖也法度莫大於四教是又祭以成之故舉  
以言焉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



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爲戒

**薄**物至質陋器而微主戶之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  
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  
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  
之以蘋藻箋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  
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禮  
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  
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染盛蓋以黍

稷

**此祭女所出祖若祖廟毀則告於壇**

此祭祭女所出祖者以其言祖廟既毀明未毀祭其廟也與天子諸侯同高祖祭高祖廟同曾祖祭曾祖廟也故昏義注云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宗室宗子之家也然則大宗之家百世皆往宗子尊不過鄉大夫立三廟二廟而已雖同曾高無廟可祭則五屬之外同告於壇故昏義注云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

① 毛蘋藻爲鉶羹若大羹不致在鉶

少牢禮用羊豕也經云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下乃云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於房中下佐食又取一豕鉶於房中皆毛注云毛菜也羊用苦豕用薇皆有滑牲體在俎下乃設羊鉶豕鉶云皆毛煮於所亨之湑始盛之鉶器也故特牲注云鉶肉味之有菜和者今教成祭牲用魚毛之以蘋藻則魚體亦在俎蘋藻亨於魚湑之中矣故鄭云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以準少牢

之禮故知在鉶中爲鉶羹之芼知非大羹盛在  
鐙者以大羹不和貴其質也此有菜和不得爲  
大羹矣魯頌曰毛包載羹傳曰羹大羹鉶羹也  
以經單言羹故得兼二也特牲禮云設大羹湆  
於醢北注云大羹湆煮肉汁則湆汁也

④言宗室牖下謂宗子之女祭大宗家廟

傳以昏義云教於宗室是大宗之家此言牖下  
又非於壇故知是大宗之廟宗子有廟則亦爲  
大夫士矣言大夫士祭於宗室謂祖廟已毀或

葬君同姓故祭大宗之家也知非宗子之女自祭家廟者經言干以奠之宗室牖下若宗子之女自祭家廟何須言於宗室乎箋知牖下戶牖間之前者以其正祭在奧西南隅不直繼牖言之今此云牖下故爲戶牖間之前戶西牖東去牖近故云牖下又解正祭在室此所以不於室中者以其凡昏事皆爲於女行禮設几筵於戶外取外成之義今教成之祭於戶外設奠此外成之義與是語助也昏禮云納采主人筵於戶

禮

西西上右几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如初昏禮

禮

又云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是其禮皆戶外

禮

設几筵也知宗子主此祭者以其就宗子家明

禮

告神宗子所主

禮

左傳季蘭明信二篇皆取此義

季者少也以將嫁故以少言之未必伯仲處小也襄二十八年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頻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隱三年左傳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蕪藻之菜筐筥錡釜之

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  
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二者皆  
取此篇之義

**五**此經教成之祭非禮女毛合為一非

言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者毛意以  
禮女與教成之祭為一事也言古之將嫁女者  
必先禮之於大宗之室以俟迎者其牲用魚毛  
之以蘋藻蓋見昏禮記將嫁女之日父醴女而  
俟迎者更不見有教成之祭故謂與禮女為一

也父醴女以醴酒禮之今毛傳作禮儀之禮者

司儀注去上於下曰禮故聘禮用醴酒禮賓作

禮儀之禮定本禮作醴箋言父禮女無祭事不

有薦無得有羹今經陳采蘋藻爲羹使季女尸之主設

羹者季女則非禮女也案昏禮女將行嫁父醴

女而俟迎者其時蓋母薦之更無祭事不得有

羹矣今經陳季女設羹正得爲教成之祭不得

爲禮女傳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爲一是毛氏之

誤故非之也蓋母薦之者以士昏禮去饗婦姑

三

醴女

有薦無

祭不得

如此經

設羹



集

馬鄭注云舅獻壽姑薦脯醢舅饗婦既姑薦  
父醴女母薦之可知故昏禮記父醴女注云父  
醴之於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昏禮是也以無  
正文故公蓋

三 召公食采文王時分陝封燕武王時

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是姬姓名奭也皇  
甫謚以爲文王庶子未知何所據也注食采於  
召作上公爲二伯食采文王時爲伯武王時故  
樂記曰武王伐紂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

是也食采爲伯異時連言者以經召與伯并言故連解之言後封於燕者世家云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鄭以此篇爲伐紂後爲伯時事以經云召伯

四甘棠杜也召伯草舍其下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小貌甘棠杜也翦去伐擊也芾去茇草舍也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釋木云杜

甘棠郭璞曰今之杜梨又曰杜赤棠白者棠奈  
人曰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然則其白者  
爲棠其赤者爲杜杜杜傳曰杜赤棠是也芟草  
舍者周禮仲夏教芟舍注云舍草止也軍有草  
止之法然則芟者草也

**五** 貞信之教興謂文王與紂時

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者此殷之末世周之  
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鄭志張逸問行露召伯  
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辭也

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問者見貞信之教與怪  
不當有訟故云察民之意而化之何使至於訟  
乎答曰此篇實是訟之辭也

**草**既成露為霜則草始生霜為露

知始有露二月中者以二月八月春秋分陰陽  
中也禮九月霜始降八月仍有露也則二月始  
有露矣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是草既成露  
為霜則二月草始生霜為露可知野有蔓草箋  
云仲春草始生霜為露是也

周禮會男女會無夫家文異此注連引

地官媒氏職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又曰司媒  
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彼無夫家與今會男女  
文不相連此并引之者周禮云令會男女謂初  
昏者也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謂於寡者  
也以二者不同故別其文其實初昏及於寡皆  
是男無家女無夫男女相對男稱夫女稱家以  
男女所以成家周禮云夫家之衆寡是也

雀穿屋物有似而非者

埔

音角又

音角以

音角云

音角云

音角云

音角云

音角云

音角云

音角云

音角云

音角云

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

獄埔也箋云女女疆暴之男變異也人皆謂雀

之穿屋似有角疆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

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

乃以味今疆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

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

審也

五 獄訟對文異散通

鄭異義駁云獄者埔也囚證於角核之處周禮

謂之圓土然則獄者核實道理之名臯陶造獄  
謂此也既囚證未定獄事未決繫之於圓土因  
謂圓土亦謂獄此章言獄下章言訟司寇職云  
兩造禁民訟兩劑禁民獄對文則獄訟異也故  
彼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  
者是其對例也散則通也此詩亦無財罪之異  
重章變其文耳

**四**王官有出外聽訟不必士師

鄭以士師有察獄之事因言士師所當察非召

伯即爲士師也大車云古者大夫出聽男女之訟則王朝之官皆得出外聽訟不必要爲士師矣

**幣**用五兩十束欲得配合之名

禮言紆帛不過五兩多不過之則少有所降耳明雖少而不爲不足不足者謂事不和同疆暴之謂故箋申傳意乘其文而爲之說云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媾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疆委之是非謂幣不足也媾氏注云純實緇字也古



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  
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  
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玄纁  
束帛夫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  
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云十个爲束貴成數  
也禮尚儉兩兩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  
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爲四十尺今謂之匹猶  
匹耦之云與則紂帛亦緇也傳取媒氏以故合  
其字定本作紂字

室家不足謂媒妁不和彊委六禮

左傳昭元年云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媾之矣  
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是也此貞女不從明亦  
以六禮彊委之也六禮者納采至親迎女既不  
受可彊委之納采之鴈則女不告名無所卜無  
問名納吉之禮納徵之幣可彊委不和不得請  
期期不從不得親迎言六禮之來彊委者以方  
爲昏必行六禮故以六禮言之其實時所委者  
無六禮也不過鴈以納采幣以納徵耳女爲父

羊

婦所嫁媒妁和否不由於己而經皆陳其意  
訟之辭者以文王之教女皆貞信非禮不動故  
能拒彊暴之男與之爭訟詩人假其事而爲之  
辭耳

如麟趾如騶虞如羔羊皆如其經

麟趾序云如麟趾之時騶虞序云仁如騶虞皆  
如其經則此德如羔羊亦如經中之羔羊也衣  
服多矣何以獨言羔羊喪宗伯注云羔取其羣  
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黨

羊博何休云羔取其誓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  
跪而受之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然則今  
大夫亦能羣不失類行不阿黨我義生禮故皆  
節儉正直是德如羔羊也

**云**羔裘以居行可從迹言行服相稱

羔羊至委蛇毛以爲召南大夫皆正直節儉言  
用羔羊之皮以爲裘縫殺得制素絲爲英飾其  
純數有五既外服羔羊之裘內有羔羊之德故  
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布德施行皆委蛇然

動而有法

可使人蹤迹而効之

言其行服

之縫

縫殺上

龍符用

界所

英流音

英字

動而有法可使人蹤迹而効之言其行服

內外得宜此章言羔羊之皮卒章言羔羊之縫

互見其用皮為裘縫殺得制也鄭唯下二句為

異言大夫減退膳食順從於事心志自得委蛇

然

**素**素絲可為組紃此經以英裘

古者素絲所以得英裘者織素紃為組紃以英

飾裘之縫中清人傳曰矛有英飾閔宮傳云朱

英為飾則此英亦為飾可知素絲為飾唯組紃

耳若爲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故干旄曰素絲組之傳曰總以素絲而成組也糾亦組之類則素絲可以爲組糾矣既云素絲即云五純五絨是裘縫明矣又明素絲爲組糾而施於縫中故下雜記注云糾施諸縫若今之條是有組糾而施於縫中之驗傳知素絲不爲線而得爲飾者若線則凡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英裘非線也

大夫羔裘以居謂居朝廷非居家

羔裘以居者由大夫服之以居故詩人見  
而稱之也謂居於朝廷非居於家也論語曰  
貉之厚以居注云在家所以接賓客則在家不  
服羔裘矣論語注又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  
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袂與君異耳明此  
為朝服之裘非居家也

**四**鄭以暹食為減膳王肅孫毓難之

正義曰減膳食者大夫常膳日特豚朔月少牢  
今為節儉減之也王肅云自減膳食聖人有過

下之譏孫毓云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若車服  
之文物祭祀之犧牲不可逼下是故此論羔豕  
美其得制至於奉養已食容得減退故趙盾食  
魚殽公孫弘脫粟之飯前史以爲美談

六 皮革對文異散通

傳董猶皮正義曰對文則皮革異故掌皮六秋  
斂皮冬斂革異時斂之明其別也許氏說文曰  
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對文言之異散文  
則皮革通司裘曰大裘飾皮車謂革輅也去毛



得稱皮明是有毛得稱革故攻皮之工有必  
鞞韋裘是皮革通言也此以為裘明非去毛

**云**君臣冕弁裘楊之等

月令孟冬始裘天子祭王則大裘而冕故司服  
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  
之鄭注大裘黑羔裘是也其五冕之裘亦同黑  
羔裘知者司裘職云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  
服更不別言衮冕已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  
用黑羔裘若天子視朝及諸侯朝天子皆以狐

白裘知者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  
又秦詩曰君車至止錦衣狐裘以裘象衣色皮  
弁服白布衣故也其卿大夫在朝及聘問亦衣  
狐白裘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狐白故也其裼蓋  
用素衣知者以鄭注玉藻云非諸侯則不用素  
錦為裼故也士則麕裘青黻裘以狐白之外唯  
麕裘素也其諸侯視朝及卿大夫等同用羔羔  
裘以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又鄭注論語云  
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是也若諸侯視朝君

臣用霓裘知者鄭注論語去素衣應裘諸侯朝之服其臣則青紆褰絞衣爲褌兵士既用韎韐衣則用黃衣狐裘及麋裘以裘象衣色故也又襄四年傳去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又定九年傳去哲幘而衣麋製是也若天子以下田獵則羔裘緇衣以褌之知者司服云凡田冠弁服注去冠弁委貌則諸侯朝服故也其天子諸侯燕居同服玄端則亦同服羔裘

**崔鄭二劉裘褌之制不同**

凡乘人君則用全其臣則衰飾為異故唐詩云羔裘豹祛鄭去卿大夫之服是也若崔靈恩等以天子諸侯朝祭之服先著明衣又加中衣又加裘裘外又加裼衣裼之上乃加朝祭之服其二劉等則以玉藻去君裘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去以帛裏布非禮也鄭注去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服之下即次錦衣為裼便是以帛裏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明矣

**七**鄭意以六冕與爵弁同黑羔裘

禮記卷之六  
司服職去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以下  
冕亦復去裘司裘職去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  
之服亦不別言衮冕以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  
同用大裘之羔裘矣

四 召伯得有大夫羔裘為卿士之後

文王未稱王召伯為諸侯之臣其下不得有大  
夫此言召南大夫則是文王都豐召伯受采之  
後也言召伯之屬者召伯為王者之卿士周禮  
六卿其下皆有大夫各屬其卿故去之屬左傳

曰伯與之大夫瑕禽亦此之類也

**國** 殷殷雨雷之聲喻號令與雲漢隆隆異

勢雷聲也山南曰陽雷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箋云雷以喻號令正義曰此雷比號令則兩雷之聲故去山出雲雨以潤天下雲漢傳曰隆隆而雷非兩雷也箋云兩雷之聲尚殷殷然是也

**四** 毛以秋冬得成昏與其師孫卿合

毛以上二章陳年盛正昏之時卒章蓄育法雖

在期盡亦是及時東門之楊傳云不逮秋交  
毛意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  
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孫卿毛氏之師  
明毛亦然以九月至正月皆可爲昏也又家語  
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  
昏禮殺於此又古及合男女春班爵位坤詩曰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其事也其周禮言仲春  
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爲期盡養育之法

五 男二十至三十女十五至二十得嫁娶

禮記云二十曰弱冠又曰冠成人之道成人乃  
可爲人父矣喪服傳曰十九至十六爲長殤禮  
子不殤父明男二十爲初娶之端又禮記曰女  
子十五許嫁而笄以十五爲成人許嫁不爲殤  
明女十五爲初昏之端矣王肅述毛曰前賢有  
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  
人燕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  
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  
矣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



小星

已此皆取說於毛氏

**七** 綢繆不得時標梅三章及時

綢繆首章三星在天箋去三月之末四月之中  
二章三星在隅箋去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卒章  
三星在戶箋去五月之末六月之中與此三章  
喻時大同彼去不得其時此去及時者此文王  
之化有故不得以仲春者許之所以蕃育人民  
彼正時不行故爲違禮事同意異故美刺有  
殊

姪婦貴於媵對夫人均爲賤妾

此賤妾對夫人而言則揔指衆妾媵與姪婦皆爲賤妾也曲禮下云公侯有妾謂在九女之外若內司服女御注以衣服進者彼暫時之事不得次序進御明不在此賤妾之中箋命謂禮命貴賤正義曰命謂貴賤者夫人禮命貴與君同故稱曰小君衆妾賤故喪服注去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也妾之貴者夫人姪婦也即喪服所謂貴臣賤妾也左氏皆言以夫人之姪婦爲繼

何休夫

人無子

立三媵

子於禮

避

室明其貴也何休去夫人無子立右媵之子右

媵無子立左媵之子以二媵為貴與禮不合故

韓亦箋獨言婦舉其貴者是姪婦貴於媵之義

**九**舉三心五喙在東以明列宿四時更見

嚙彼小星三五在東嚙微貌小星眾無名者三

心五喙四時更見箋云眾無名之星隨心嚙在

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心在東

方三月時也喙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

宿更見知三為心者下章六維參與昂不五星

則五非下章之昴也五既非昴則三亦非參列  
宿之大房心參伐三既非參而心亦三星故知  
三謂心也綱繆傳曰三星參也者以其刺昏姻  
不得其時舉正時以刺之冬日之昏在天在戶  
唯參爲然故知非心也三星在罍罍爲心心實  
三星而傳不明說蓋從此爲心以其心稱三爲  
正故此稱三以對參也箋則三皆爲心以其心  
實三星而列宿之尊故元命包曰心爲天王公  
華又去心爲大辰故言三星此及綱繆若之華

賢去心也知五星嚙者元命苞去柳五星嚙天

去味謂之柳天文志曰柳謂鳥喙則喙者柳星

眾星隨

也以其爲鳥星之口故謂之喙心東方之宿柳

心嚙參

南方之宿著明者故以比夫人也言四時更見

昂猶眾

者見連言在東恐其俱時在東故去四時之中

二隨夫

更迭見之經言在東箋去在天者在東據初見

反

之方此不取所見之爲義又心在東方三月時

喙在東方正月時是不同時見也二者同在春

見但異月耳去四時者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因

明二十八宿更迭而見不止於心喙也

夫人入御舒而有儀妾御則否

書傳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鷄鳴大師奏鷄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珮玉於房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行是其異也言凡妾御於君不當夕者解所以夜晚乃往之意由妾御於君不當夕故也內則去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注云避女

君之御日與此不同者彼妻不在妻不從也  
自往御之時不敢當夕而往文取於彼義隨所  
證亦斷章之義也

三 參伐諸文互見昴留亦為一

傳參伐昴留正義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  
直下有三星旒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  
參實三星故綱繆傳曰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  
體參為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為大  
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旒以象

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大旄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之也是以演孔圖云參以斬伐公羊傳曰伐爲大辰昏舉相見之文也故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元命苞云卯六星昴之爲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是也彼昴留爲一則參伐明亦爲一也

**八**毛以裯爲禪被鄭以漢廿名帳爲裯

蕭蕭宵往抱衾與裯寔命不猶衾被也裯禪被也猶若也箋云裯牀帳也正義曰鄭以衾旣爲



被不宜復云禪被也漢世名帳爲禰蓋因於古  
故以爲牀帳鄭志張逸問此笑不知何以易博  
又諸妾抱帳進御於君有常寢何其碎答曰今  
人名帳爲禰雖古無名被爲禰諸妾何必人抱  
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

**四**士亦有姪娣姪娣亦爲媵

謂之媵者以其從嫡以送爲名故士昏禮注云  
媵送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也士昏禮  
云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是士有

姪娣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大夫  
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廢之  
所從皆名廢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爲廢故特名  
之其實雖夫人姪娣亦爲廢也此言嫡廢不指  
其諸侯大夫及士庶雖文得兼施若夫人宜與  
小星同言夫人此直云有嫡似大夫以下

**白茅**純束猶包之讀如屯

撲檝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  
箋云撲檝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裹束

以為禮廣可用之物非獨廣也純讀如屯筮純  
讀如屯正義曰純讀為屯者以純非束之義故  
讀為屯取肉而裹束之故傳云純束猶包之

拭物名悅紛自佩名佩巾

內則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云左佩紛悅注  
云紛悅拭物之巾又曰女子設悅於門右然則  
悅者是巾為拭物名之曰悅紛其自佩之故曰  
佩巾

何彼穠

人言  
有言  
者或  
作粉

王女嫁諸侯雖二王後亦下嫁

矣

續如容反古

本從衣

說文衣

李說

李音居又尺

見此卷

朱氏云

則至

王姬者王女而姬姓春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杜預云不稱字以王爲尊是也言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者以諸侯之女嫁於諸侯是其常今雖則王姬之尊亦下嫁於諸侯亦請諸侯主也然土無二王王姬必當嫁於諸侯言雖則者欲美其能執婦道故言雖則爲屈尊之辭言下嫁於諸侯雖嫁於王者之後亦是也禮記注云周女因魯嫁卒服之如內女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則王姬嫁於王者之後似非

下嫁其實列土諸侯不得純敵天子亦爲下嫁也。因姑姊妹女子有恩，二王後有敵義，故服之。非實敵也。若二王之後嫁女於諸侯，爵雖尊，非下嫁也。故魯之孝惠娶於商，及宋人來媵，皆無異於諸侯也。

王姬亦爲媵，何休說皇甫謐難之。

何休云：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媵，今何得

適齊侯之子何休事無所出未可據信也或以尊故命同族爲媵

王后五路有面總容蓋之等

正義曰王后五路重翟爲上厭翟次之六服禕衣爲上榆翟次之今言下王后一等故知車乘厭翟服則榆翟也巾車職云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高績總安車雕面駑總皆有容蓋注云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羽迫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雕

者畫之不能其羣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  
乘鄭司農云錫馬面錫也駑總者青黑色以緘  
爲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錫容謂檐車山東  
謂之裳幃或曰潼容玄謂朱總續總其施之如  
駑總車衡輶亦宜有焉續畫文也蓋如今小車  
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  
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  
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

**此**經后夫人嫁時車服若在國繫夫

國風碩人曰翟芾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  
蔽之車以朝見於君以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  
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矣巾車又云翟車貝  
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斐羽蓋注云翟車以  
出桑輦車宮中所乘此王后五等車所用也其  
諸侯之夫人始嫁及常乘之車則無文說者各  
爲其見崔靈恩以爲二王之後夫人各乘本國  
先王之上車魯之夫人乘重翟知者以魯夫人  
服禕衣與王后同故知車亦同也其同姓異



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子男夫人乘翟車所用助祭饗朝見各依差次其初嫁之時候伯以下夫人所乘車皆上攝一等知者以士妻乘墨車上攝大夫之車故也崔又一解去諸侯夫人初嫁不得上攝以其逼王后故也卿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案鄭注巾車引詩翟茀以朝謂厭翟也衛是侯爵故厭翟崔氏後解與鄭注同既不上攝鄭注巾車云乘翟茀之車以盛之者以乘祭祀之車故言盛也二劉以五等諸侯夫人初嫁

皆乘厭翟與鄭不合其三公之妻與子男同其  
孤妻夏篆卿妻夏縵大夫墨車士乘棧車初嫁  
皆上攝一等其始嫁之衣皆以祭服加以纁紼  
約士昏禮女次純衣纁紼故也其諸侯大夫用  
自祭之服卿大夫之妻用助祭之服此序以經  
有王姬之車故因言車服謂嫁時之車服耳若  
其在國則繫於其夫各從其爵也

**九** 平王謂文王猶文武皆稱寧主

傳平正也箋正者德能正天下之王正義曰此

文王也文者諡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  
以德能正天下則稱平王鄭志張逸問箋云德  
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答曰德能  
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焉又大誥注  
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故君奭云割申勸寧  
王之德是文王也又洛誥云佅來毖殷乃命寧  
即云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文王駢牛一武王  
駢牛一則乃命寧兼文武矣故注云周公謂文  
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人

養

兼之武王亦受命故以稱寧王理亦得稱平王  
但無文耳

騶虞爲鵲巢之應故此歷序諸詩

人倫既正謂夫人均一不失其職是也朝廷既  
治謂以禮自防聽訟決事是也天下純被文王  
之化謂羔羊以下也此處騶虞於末以爲鵲巢  
之應故歷序鵲巢以下然後言騶虞當篇之義  
由文王之化被於天下也故得庶類蕃殖即祀  
養是也國君蒐田以時即章首一句是也亡如

騶虞下二句是也言王道成者以此篇虞未  
摠之言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又蒙其澤仁  
心能如騶虞則王化之道成矣

**騶**虞人翼驅五犯不盡殺之

壹發五犯豕牝曰犯虞人翼五犯以待公之發  
箋云君射一發而翼五犯者戰禽獸之命必戰  
之者仁心之至正義曰豕牝曰犯釋獸文又解  
君射一發而翼五犯者由虞人翼驅五犯以待  
公之發矢故也多士云敢翼般命注云翼驅也

禮

五祀

多士

義

今本

則此翼亦爲驅也。知有驅之者，古曰云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傳曰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曰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之射，又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故知田獵有使人驅禽之義。天子田獵使虞人則諸侯亦然。故駟職箋云：奉是時牲，有謂虞人田僕云：設驅逆之車，則僕人設車，虞人乘之以驅禽也。言驅逆則驅之逆之皆爲驅也。必翼五犯者，戰禽獸之命，必云戰者，不忍盡殺。今五犯止一登。

中則殺一而已亦不盡殺之猶如戰然

**釋名車**古音居韋昭云古見奢反

釋名云古者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音尺奢反云舍也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或云古讀華爲數與居爲韻

毛詩要義卷第二下